

大孝无边



王小蕾性格很随和、开朗，也是一个十分善谈的人。



二〇〇六年腊月二十九号，距离春节还有一天。王小蕾的母亲唐瑞香到理发店剪头，被一辆摩托车撞倒，造成身体和脑部瘫痪。以后的7年里，王小蕾守护在母亲身旁。

王小蕾出身贫寒家庭，把对孝的理解带进自己的课堂。过去，在王小蕾上学坐车时，母亲都会把他送到村口，不肯回家，这个充满牵挂的面孔，让他不敢回头。

“中学86号”，这是一张床。2011年6月12日，王小蕾的父亲去世，他将瘫在家中的母亲唐瑞香接到学校宿舍。他用两张学生床拼起一张大床，给母亲用，其中一张就是“中学86号”。

齐鲁晚报：你父亲去世后，你是怎么想到要把母亲带到学校里照顾的？

王小蕾：父亲在的时候，他身体也不好，我从学校往家赶，要走三四里路，本来就不方便。他走了，更不能让母亲一个人在家，没人照顾，我不放心。

齐鲁晚报：把母亲接过来，顺利吗？

王小蕾：嗯，学校专门给我安排了一个宿舍，特殊照顾我的情况。宿舍的床，是两张学生宿舍的床，一张床大小了，就用了两张床，拼起来了。

齐鲁晚报：床上还印着“中学86号”。

王小蕾：搬过来，我照顾母亲就方便了。下课的课余时间，都能过来看看母亲。她什么样，脸色好不好，我随时看着。这比以前母亲躺在家里时，我放心了很多。

齐鲁晚报：不会影响工作？

王小蕾：不会。

齐鲁晚报：不觉得很累？

王小蕾：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，我已经习惯了。能顾得来，何况还有家人帮忙。所以，觉不出累来。还有，我每天看着母亲，母亲还躺在那，睁着眼，我就觉得很知足了。

齐鲁晚报：这屋子的电视是给老人看的？

王小蕾：她躺着，看不见，就当一台收音机听。我不在的时候，偶尔打开电视，陪着老人解闷。她可能不知道，也谈不上知道。

齐鲁晚报：屋里的水果，苹果、香蕉，也都是给母亲吃的？

王小蕾：嗯。不过，其实，现在母亲吃什么都一样，她没有知觉，不知道哪些东西好吃哪些不好吃。我来看她的时候，喂她一点，她有听的话，就吃了。有时，就吐出来，跟吃饭一样。买这些，好像是在安慰我自己。

齐鲁晚报：安慰你自己？

王小蕾：就是孝敬她，她可能不知道。可是，我还是不能因为她现在这样，什么不知道，我就不管她了。

王小蕾是学校的教导主任，其中一项很重要的职责，是向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。孝道，在王小蕾看来，是最重要的品德之一。但王小蕾从未向自己的学生提起，他照顾母亲的故事。

齐鲁晚报：学校里的人知道你把你母亲接到学校照顾她吗？

王小蕾：张校长和老师知道，也都帮我忙。学生不知道。

齐鲁晚报：你没有在课堂上讲过自己的故事？

王小蕾：没有。他们只是看着我经常送饭，但不知道我在给谁送，不知道母亲跟我住

对话王小蕾：

母亲是我 不敢回头张望的面孔

文/本报记者 赵松刚 董惠 片/本报记者 吴凡

一起。

齐鲁晚报：经历这样的事，作为一名老师，你应该对孝有自己的理解。

王小蕾：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，真的。我只是对社会上那些不孝敬父母的行为，感到不可思议。现在社会上宣传孝道的很多，为什么？因为社会缺这个东西了。

齐鲁晚报：孝，在你看来，有多重？

王小蕾：很重，这是我做人的原则，也是我交朋友的原则。你想想就明白了，一个连父母都不孝顺的人，你敢跟这样的人交朋友？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，对不对？

齐鲁晚报：对。

王小蕾：我是摊上了这种事，不能不坚持下去。其实，谁摊上了这种事，都不能不坚持下去。小时候，父母怎么对我的，我没忘。从一出生的时候，你不就是什么都不能自理，父母还不是养着你，把你养到大。人，没理由放弃父母。

齐鲁晚报：你会把这些理解，传达给自己的学生吗？

王小蕾：会的。他们需要。

齐鲁晚报：怎么传达？

王小蕾：我从网上找了一个关于孝道的演讲视频，很好。里面讲了父母如何不易。在开家长会的时候，把它放给学生、家长听，很多学生感动哭了，哭了一节课。

齐鲁晚报：还有呢？

王小蕾：我鼓励学生做一件事，把这件事情安排成一项很重要的家庭作业。把平时不好意思对父母表达的爱表达出来，把不好意思对父母做的事情，做出来。比如，跟父母说，我爱你。

齐鲁晚报：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作业，你怎么想到这个的？

王小蕾：因为，我说晚了，也做晚了。

王小蕾说，在他遇到种种不幸的时候，他也遇到了很多好人。他的妻子、亲人以及他的朋友，一次次地伸出援助之手。他说，如果他的母亲没有一个好的儿媳，就没有一个好儿子。

齐鲁晚报：和你现在的妻子认识时，她知道你母亲的事情吗？

王小蕾：知道，她都知道，不过她不介意。

齐鲁晚报：如果介意，你们就不会走到一起了。

王小蕾：嗯。之前也有介绍的，因为介意母亲的事，所以不行。她们觉得这是一个太沉重的负担。

齐鲁晚报：现在的妻子不觉得你母亲是负担？

王小蕾：她觉得我很有孝心，才会跟我在一起。我说了，一个有孝心的人才能交朋友。她也这么觉得吧。

齐鲁晚报：结婚以后，有因为照顾老人吵过架吗？

王小蕾：偶尔也会吵，但不是因为老人，她不抱怨。在照顾老人这件事上，我很感激我媳妇。我想说，我能够照顾老人，她起了很大的作用，如果她不愿意，我一定伺候不好。

齐鲁晚报：岳父岳母对你们的婚事没有意见吗？

王小蕾：给你讲个事。我和媳妇在2009年结婚的，因为母亲出事，家里已经很拮据了。结婚前，按照习俗，是要给女方礼金的。我借了1万块钱，送了过去，岳父岳父给我回了15000块，我记得清楚。他们知道我的情况。

齐鲁晚报：他们也是好人。

王小蕾：如果不是，他们也不会把闺女嫁给我。平常过年，按理说是我们给老人送点

钱，但都是他们给我们钱。

齐鲁晚报：还有谁给过你帮助？

王小蕾：我的姑父、姑姑，还有很多人。

齐鲁晚报：遇到不幸的时候，周围很多人都没有不管你，大家都愿意站出来帮你，这也算是一种幸运吧。

王小蕾：我遇到了不公平，也遇到了好人。

齐鲁晚报：你觉得这是对你的不公平？

王小蕾：嗯，我觉得老天对我不公平，这么多事都让我摊上了。有那么巧吗？我的母亲怎么就刚好被车撞倒，被车撞倒的时候，怎么就刚好是在过年的前一天。而且，我过完年以后，马上就可以毕业赚钱了，孝敬一下的机会都不给我，公平吗？

齐鲁晚报：你接受这种不公平吗？

王小蕾：我没办法。现在我买什么东西给母亲，都看不到她笑了。

唐瑞香在医院治疗三个月后出院。王小蕾眼着母亲逐渐睁开眼，手臂动了起来。他以为，真得会有奇迹发生，母亲会有一天从床上站起来。他又不希望母亲清醒，因为要面对父亲的离去。

齐鲁晚报：能不能讲一件你小时候与父母的故事？

王小蕾：特别深刻的真不多。不过，小时候家庭情况不好，父亲有炎症，母亲心善、老实，也当整劳力。家里很穷，考高中的时候，我考了全县的第二名，可是高中的费用很贵，上不起。后来，我只好上了中专。

齐鲁晚报：你不怨恨你的父母吗？

王小蕾：这个中专的学费都是借来的，我有什么好抱怨的。我记得当时父亲说，就是

要饭也让我上。我不抱怨，我感激。

齐鲁晚报：钱是你上学最大的问题。

王小蕾：嗯。我上中专，大概一个月回家一趟，母亲想我，天天盼着我。可是，他们知道，我一回家，就得要钱。他们就为了这个难为，很难为，想我回家，又怕我回家。

齐鲁晚报：他们过问你在学校的情况吗？

王小蕾：父亲会跟我坐在炕上，聊一个晚上，让我好好学习，不要学坏，总是这几句话，重复很多遍。母亲，她问得少，但是每次我从家里上学坐车去学校，母亲总把我送到村口坐上车，看着我走。我都不敢回头看，怕淌眼泪。

齐鲁晚报：他们用最简单的方式，给了你一份难得的家庭教育，这些对你以后影响很大，对吗？

王小蕾：我觉得我现在对母亲的好，就是一种传承，就是她教育我要这么做的。

齐鲁晚报：有希望她有一天会醒来吗？

王小蕾：救过来已经是一个奇迹了。从医院把母亲接过来时，母亲刚能睁开眼，后来手能动了，嘴里支吾了。我当时觉得，也许真有一天她会醒过来，我也盼着。

齐鲁晚报：你坚持了7年，这个盼头还在吗？

王小蕾：还在，有些病人30年才醒来的。可是，我又不想母亲醒来，她醒来的时候发现，父亲没了，周围变了这么多，她得多难受，母亲现在这样，起码不会难受。

齐鲁晚报：你难受吗？

王小蕾：我每天回来，看着母亲躺在床上，让我看一眼，有娘这个人还在，活着。我觉得，这就是个安慰，这比没有强。